



它的每一次变迁,都承载了彼时的时代背景与历史特征,与自然之力抗衡,也正是这些头盔背后的精神所在。

给我头盔

□强雯



博物奇妙

火,开启了人类文明的起源,但也随之伴生了巨大的灾难。人类一直在更好地利用火与防范火灾之间进行着努力。

早在周朝,中国就设置了“火政”官员,如官正、司烜、司燿等,以官制的方式,对火灾进行防范提醒,并对纵火者进行法律处罚。到了汉朝,有了“都亭”这样的消防机构;唐朝时,称这样的消防机构为“武侯辅”,分布在各个城市,皮袋、戕筒等消防器具虽然出现了,但在今天看来,仍是比较简单。清代时,消防组织更加完善,达官贵人家中多设置有水缸,火患发生时,取之即用。至于消防头盔,有且有,不太牢固结实,竹编的居多,就像在影视剧里看见的那样,官兵们头顶斗笠状的竹官帽,拿着“水龙”,奋不顾身灭火。殊不知,那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全面推广全铜或全钢制作的消防帽了,直到清朝末期,中国才开始引进,仿制西欧的消防头盔。

纵观欧洲早期的消防帽,英气逼人,简直可作为艺术品来收藏。仔细观辨,可发现今日社会中广泛应用的消防头盔,其设计源于欧洲法国。现代的消防头盔,虽然盔壳、面罩、披肩、缓冲层等一应俱全,较之过去,更为灵活,防腐蚀、防热辐射等设计与构造,让消防员更具舒适感。但是那种极具皇家气派的庄严“面相”却在淡化。

2020年春天的山城春光斑驳,重庆仁爱堂教堂里,一场西式的“百年消防头盔展”,揭开了消防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和革新之旅。

两三百年前的消防帽看上去更漂亮,也更威武,谁戴上它都有一种战无不胜的气质。

1822年的一款法式消防头盔,全铜工艺,金黄色,有七八斤重,从头盔侧面看顶部有螺旋装饰物,其下是银质装饰物,在球星面罩和银质装饰物之间用螺栓加以固定,后颈有遮挡,边缘有装饰绒毛,正面有圈带,头盔内有盾纹装饰。颈子处有蔷薇花边帽带,在固定螺栓处,将扣带扣好,一枚器宇轩昂的消防头盔便佩戴完毕了。

这种流行了欧洲几百年的消防头盔,其实戴上去并不舒服,首先是负重感,其次在隔热效果上并不佳,远远不如今天看上去普通至极的红色或黄色塑料消防帽。

不过历史还可以再向前追溯一些。火灾年年有,事故处处防。欧洲消防队员作为组织出现,最早是在1518年。不过直到1720年,一个名叫罗莱的人,用皮毡材料,手工缝制了第一个消防员用的帽子,除去保护用途,其更多是作为一种标志与象征。这正式开启了西方消防帽的历史。过了一段时间,在这种帽子的基础上,又加固了一个金属的网格,随后渐渐地演变成一个铁制的外壳,帽子前沿还附有一个同样是铁制的铭牌。

1765年,巴黎消防队正式使用铜制的骑兵头盔,这时期的头盔已经带有鸡冠和三朵百合花纹装饰的帽徽,但是没有帽舌。

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,刀光剑影在城市里闪现,让人猝不及防,新生政权得势后,消防头盔的外形也随之进行了改革,即加入了舌帽。舌帽的存在,可以很好地遮挡面部以免受伤,不过,这样阻碍了人在运动中的灵活性,特别是眼睛和耳朵。

就像真正的士兵和仪仗军队的区别一样,一种是由于防火防灾实践,一种是用来“扬我威仪”的。

在德国、法国等欧洲国家,消防部队平日里也兼礼仪仗队职责,所以头盔上装饰用的马鬃就显得非常必要。

1811年,拿破仑创建了第一支军事编制的消防部队,隶属陆军编制,不过第二年,消防头盔的外形有了明显变化,装载了可以

对于以信仰支撑生命的民族来说,寺庙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归宿,他们用身体丈量与神灵之间的距离,每向寺庙跪拜一步,就离归宿愈近。

神灵栖息的地方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三十六

□黄俊生



心在路上

前几天,它还叫中甸,现在,却叫香格里拉。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,独克宗古城仍沉浸在如愿以偿的喜悦里。

中甸的藏语叫建塘,是藏王三个儿子封地之一,与巴塘、理塘齐名,独克宗城也称“月光城”,享有如此崇尊称谓的,只有“日光城”拉萨可与之比肩。自打英国人詹姆斯·希尔顿1933年出版小说《失去的地平线》后,书中描绘的世外桃源、人间天堂“香格里拉”就成人们争相寻找的地方。印度、巴基斯坦、尼泊尔、不丹,均声称发现了香格里拉,而我国云南迪庆、四川稻城亚丁、西藏林芝、波密、察隅,也宣称是香格里拉的真正所在。最终,迪庆州首府中甸县被批准更名为香格里拉县,成为藏地“香巴拉”圣地的中心,也成澜沧江、金沙江、怒江“三江并流”的中心景区。

所有到过香格里拉的人,都会记住青裸架、木瓦房、牦牛、藏獒、牧场、月光城,以及纳帕海、普达措、梅里雪山、哈巴雪山、虎跳峡、属都湖,而我,却在松赞林寺盘桓很久。在松赞林寺,我知道了什么是藏传佛教,知道了黄教、红教,知道了唐卡壁画,那众星捧月般的恢宏气势堪比布达拉宫。于是,我记住了,云南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、藏区第十三大丛林叫噶丹·松赞林寺。

松赞林寺是滇藏茶马古道上象雄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。从云南昆明出发,经过大理、丽江,沿214国道,到达迪庆州府所在地香格里拉,就能看到一群金碧辉煌的建筑,那就是松赞林寺。三百多年来,松赞林寺一直是藏人心中神灵栖息的地方。

我家的左右邻居虽然都是启海人,但只要见到我姥娘,都会叫一声“姥娘”。这既是对一位年长者的尊敬,也是对岁月的致敬。我很感激他们。

串门

□刘剑波



小镇忆旧

我姥娘喜欢串门。我想,对我姥娘来说,除了串门,再也没有更好的用以打发午后漫长时光的方式了。那段时光慵懒寂寥,大人小孩都出去了,家里是空的,洒在院子里的阳光也是空茫的。我姥娘封了炭炉子,再在炉子上坐上一锅精锅水,就锁上家门出来了。院门锁的钥匙上系着用玻璃丝编的金鱼,那是我母亲的作品。我母亲手很巧,时常编些精美的小玩意儿,让人叹为观止。我姥娘将金鱼仔细地掖在裤里,然后迈动着她的粽子小脚往南走,午后散淡的阳光将她踽踽独行的身影映在马路上。

陆善堂家在我家斜对门,我姥娘称之为“朝东家”。此刻,陆善堂正在修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。自行车整个儿倒过来扣在地上,两只轮子朝天。随着陆善堂摇动脚踏,两只轮子转动起来。怎么看,陆善堂都像在放电影。我姥娘一出院门,陆善堂就看到了。陆善堂高声大嗓叫了声“姥娘”。我家的左右邻居虽然都是启海人,但只要见到我姥娘,都会叫一声“姥娘”。这既是对一位年长者的尊敬,也是对岁月的致敬。我很感激他们。

陆善堂知道,我姥娘是去王奶奶家串门。是,那时我姥娘去得最多的,就是王奶奶家。

王奶奶不是启海人,现在回想她的口音,似乎是扬州一带的人。至于她是如何流落到小镇,一直是个谜。小镇上普遍流传着一个版本:王奶奶是奔娼从良的那种。王奶奶家在我家南面,陆炳龙家后头,与我家隔着弹棉花的宋家和曹木匠家,路西则隔着陆善堂家。王奶奶能听

徜徉松赞林寺,发现这座名刹与一个名字紧紧相连,走到哪,这名字就跟到哪,这名字就是松赞林寺的创始人达赖五世。达赖五世是个传奇人物,明末清初,他借助蒙古人的力量,平定宗教纷争,奠定格鲁派在藏地的宗主地位。西藏格鲁派一直以来与中央政府修好,这是达赖五世奠定的基础。松赞林寺是达赖五世喇嘛亲自选址并且经过中央政府批准兴建的。按理,修建一座寺庙,并不需要向中央政府打报告,达赖五世却特意向康熙帝请旨,既是表达臣服的姿态,也是向中央政府示好,还能得到上级的“财政拨款”,这就是达赖五世喇嘛政治上的聪明与精明之处。

穿过大门,拾级而上,看见虔诚地跪拜上山的藏民,感到我正在接近一个生命浸透着信仰的神秘民族。一阵阵风铃声传来,悠远而绵长,更显时空的神秘与遥远。对于以信仰支撑生命的民族来说,寺庙是他们不可抗拒的归宿,他们用身体丈量与神灵之间的距离,每向寺庙跪拜一步,就离归宿愈近。

松赞林寺最高端是建寺最早的扎仓和吉康两大主殿。两大殿金碧辉煌,气象庄严。扎仓殿是僧人学习和研修的地方,在扎仓殿金顶之下,小喇嘛“扎西德勒”正用僧袍衣袖遮挡灼热的阳光低头看微信。“扎西德勒”是他的微信名,我加他为微信好友时并没有询问他法号,我觉得,只需知道他叫“扎西德勒”就够了,这名字挺吉祥,我喜欢。

扎西德勒用的是苹果手机,他说,几乎所有藏人都用“苹果”,见我不解,说明道,只有苹果手机软件有藏文。我听了一愣:通过一个小小设计,预设一种文字,就占领了整个藏区市场,不仅如此,还占据了传播思想文化的阵地,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阴谋啊!

扎西德勒热情地邀请我做客扎仓殿静修室。静修室里正好有位女孩向一位活佛探询

“放下”这一佛理,听他们交谈,颇觉有趣。

女孩问:如何才能做到放下?活佛答:唯有看破,才可放下。问:怎样才是看破?答:看破是种智慧和睿达。问:我如何才能智慧睿达?答:多多读书,增强学识,完善自我,修养内心。

一问一答,语含玄机。我想起一则佛理故事:小和尚慕名求法,老和尚往钵盂中倒水,水满则溢。小和尚道,师父,水已满,为何还倒?老和尚说,钵中有物,不能再容,所以水满而溢;不放下心中之物,如何学法?此刻,我忽然对老和尚的话有所体会:人生在世,会面临很多选择,很多人往往在选择面前这也不舍那也难割,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。其实,人,应该懂得放下,放下了,才会拥有。你看,雪飘雪落、雪消雪融,世间万物大都是从无到有,从有到无。俗如我者,常想忘记一些人与事,但忘记并不等于从未存在。一切自在,皆来源于选择,而不是刻意。放下的越多,拥有的就越多。

告别扎西德勒,离别扎仓殿,往佛屏山下走去。抬头望,远处的天舞台锁在正午的阳光下,景色有些迷茫。近处的奶子河像一面镜子,风一吹,镜面破裂了,泛起耀眼的光芒。起初,我怎么看也看不出奶子河像是奶子,后来碰到一位导游,才知道奶子河名称的后面还有段故事。说是达赖七世被求卜认定为转世灵童时遭藏王迫害,僧人们护送灵童避难于松赞林寺。灵童将牛奶倒在河里,祈祷河水成为乳汁,以养育众生,于是,这河就得名“奶子河”。达赖七世顺利登位后,把松赞林寺视作庇佑他的福地,在达赖七世喇嘛的支持下,松赞林寺规模不断扩大。

步出山门,回头望去,阳光下,大殿金顶耀眼夺目,令人神醉心迷。蓝天就在头顶,只有一伸手的距离,一时间,感觉神灵离我很近。

长沙镇的方言土语里,“妻子”被叫做“堂客”,“丈夫”被称做“男将”,对此,我姥娘是明白的,但是我姥娘却并没有接朱秀莲的话茬。她长久地沉默了,仿佛倦了。她将针尖在头皮上轻轻划了几下,似乎还要把鞋底纳下去,可是到底把针线收了,缠在鞋底上,挟在腋下。她说,俺得回家收衣服,捅炉子做晚饭了。她往回走了。路上阳光扑腾着,刺痛了她的眼睛。她把眼睛闭上了。可是睁开来还是痛。唉,那哪是阳光啊,那是她纷乱的思绪。

我姥娘和朱秀莲聊得最多的是服装,关于布料啊,样式啊,剪裁啊,领口啊,袖子啊。我姥娘年轻时是很讲究衣饰的,对于色彩也有她的追求。后来老了,便淡漠了,可是这个爱好却没有丢。她不大做衣服了,总认为箱子里的那些衣服穿到死也穿不了。可还是喜欢逛布店,经常买完菜就拎着菜篮子赶到供销社去了。她在布柜前流连忘返,盯着布架上那些花花绿绿的布料饱一饱眼福,同时想象着要是做一件这个料子的衣服穿在身上,会是什么样子。做一件那个料子的衣服穿在身上,又会是什么样子。那时,她身体里会有七嘴八舌的声音,它们各持己见,争执不下。所以,她到朱秀莲家串门,就把那些声音倾倒出来,请朱秀莲评判,挑选出一个她觉得最打心上的声音。她信得过朱秀莲。她认为,在剪裁方面,在衣服色彩的鉴定方面,在对布料优劣的辨别方面,长沙镇没有人超过过她。这也许是她能吸引我姥娘的原因之一吧。

有时呢,两个人什么话也不说,各自静静地坐着,做针线或纳鞋底。在静谧的午后,她们不是坐在一个黯淡的小院子里,而是坐在时间深处。时光把她们一次次往前拉,又一次次推到后面去了。她们会不约而同地拿针在头皮上划几下。锐利的针尖和头皮摩擦,会发出一种轻微的嗤嗤的声音。那是时间的声音。这声音最终会把两个女人带走,当然,也会把所有的人带走。

懂我姥娘的山东话,我姥娘也能了然王奶奶的扬州话。两个老妪很谈得来,甚至可以说相谈甚欢。如果不是我家的几只母鸡被药死,两个人的“午后长谈”会一直继续下去。我姥娘怀疑是王奶奶投的毒,理由是出于妒忌。我性情耿直的姥娘从此与王奶奶老死不相往来。

有一阵子,我姥娘去开老虎灶的孙二娘家串门。孙二娘对我姥娘很客气,人也善谈,一张嘴呱呱说个没完。可是老虎灶人来人往,孙二娘又忙上忙下的,常常聊着聊着就中断了。后来我姥娘就去朱秀莲家串门了。朱秀莲家住在八鲜行后头,那时她已经从缝纫店退休了。她和我母亲一样,也是高身量,不同的是,我母亲严肃,看上去冷漠。朱秀莲却待人温和,热情,通情达理,会持家,为人妻为人母都做得很好。她是我姥娘在长沙镇最好的朋友。

去朱秀莲家串门,可能是我姥娘一生中最愉悦、安闲的时光。那些宁静安详的午后,我姥娘和朱秀莲是怎么度过的呢?当然是聊天呀,说话呀。就坐在院子里,下午的阳光透过枇杷树叶间的缝隙,落在两个女人的衣衫上。它在她们的头发上,眼眉上,脸腮上,膝盖上静静跳动着,随后就滑落到地上的针线匾子里了。

她们嘴里说着话,手却不闲着。朱秀莲戴着老花镜,把旧衣衫拆了,改做另外一件衣裳。我姥娘则纳鞋底,我姥娘的针线功夫真是好,那些针脚特别精细,匀称,横看竖看都是一条直线。朱秀莲拿过鞋底,一个劲夸我姥娘。她告诉朱秀莲,俺的针线在大庄是有名的。朱秀莲便问道,什么大庄啊?我姥娘就像被针扎了一下,打了个冷战。自从离开了老家大庄,她就不再对任何人提起大庄了。她对朱秀莲说,俺家就在大庄。我姥娘说这话时一点都不伤感。她的神情是那样安笃,祥和。她就像一个旁观者,讲一个与自己无关的故事。提到大庄,朱秀莲便会顺便问,你男将呢?在